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CHUNZHEN NIANDAI

纯真年代

(美) 华顿 著 周爱农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CHUNZHEN NIANDAI

纯真年代

(美) 华顿 著 周爱农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志立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真年代 /（美）华顿（Warton, E.）著；周爱农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506-0
I. ①纯… II. ①华…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9270号

纯真年代

（美）华顿 著 周爱农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6
字 数：269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506-0
定 价：29.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上 卷.....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8
第三章.....	13
第四章.....	19
第五章.....	23
第六章.....	30
第七章.....	36
第八章.....	41
第九章.....	47
第十章.....	56
第十一章.....	64
第十二章.....	70
第十三章.....	79
第十四章.....	84

第十五章.....	90
第十六章.....	98
第十七章.....	106
第十八章.....	114
 下 卷.....	 125
第十九章.....	126
第二十章.....	134
第二十一章.....	142
第二十二章.....	151
第二十三章.....	157
第二十四章.....	164
第二十五章.....	169
第二十六章.....	176
第二十七章.....	185
第二十八章.....	190
第二十九章.....	195
第三十章.....	201
第三十一章.....	209
第三十二章.....	219
第三十三章.....	226
第三十四章.....	238



上 卷



第一章

19世纪70年代初一个一月的晚上，纽约的音乐厅里《浮士德》正在上演，演唱者是克里斯蒂·尼尔森。

虽然人们早就议论要在第四十街以北的远郊兴建一座新的歌剧院，虽然这个观点已经被大众所接受，然而上流社会却依然满足于每年冬天在这座历史悠久的音乐院红黄两色的旧包厢里进行社交聚会。保守派的人们乐意去这座音乐厅，因为这个地方小巧可人，能抵挡得了那些“新人”。纽约对这些人包含很深的兴趣但同时也有点害怕，而多愁善感的人们因为它引起许多历史的联想而对它恋恋不舍；音乐爱好者则留恋它精美的音响效果，而在特意为听音乐而建筑的大厅里，音响却往往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

这是尼尔森夫人当年冬天的首场演出。那些被日报称为“超凡脱俗的听众”已经云集来听她的演唱，他们乘坐各式各样的马车，经过溜滑多雪的街道来到了这里。这些交通工具含有私人的四轮轿式马车，上面可开可关的顶部，能够坐下一整家人的大马车，还有很低调但很便利的敞篷双座出租小马车。乘坐布朗马来听歌剧，几乎跟坐自己的马车一样体面，而且离开剧场时还有极大的优越性（对民主原则开一句玩笑），即能够跳上第一排的出租马车回家，不必等着自家的马车夫全身上下散发着杜松子酒气，鼻子也被冻得亮晶晶地出现在音乐厅入口处可以遮挡的雨棚之下。美国人想离开娱乐场所比想去的时候更加迫切，这可是那位了不起的马车行店主凭绝妙的直觉获得的伟大发现。

正当纽兰·阿切尔推开包厢门的时候，花园一场的帷幕刚刚升起，戏也就算是开始了。其实这位年轻人是没有什么迟到的理由的。七点的时候，他和母亲、妹妹一起吃了一顿晚餐，没有什么其他的客人到场。其后又在哥特式图书室里慢吞吞地吸了一支雪茄，待了有一段时间。在哥特式风格的书房摆放着一排又一排黑桃木的书架还有背部很高的沙发椅，这是房子里阿切尔太太唯一允许他吸烟的地方。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纽约是个大都市，而他又十分清楚，在大都市里听歌剧早到是“不合宜”的，而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符合时尚。这是纽兰·阿切尔

能够在纽约市生存至关重要的一点，其意义就像几千年前支配了他祖先命运的不可思议的图腾恐惧一样重要。

纽兰·阿切尔迟到的第二个原因带有一点私人的感情因素。他吸烟慢吞吞，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是个艺术爱好者，玩味行将到来的快乐，常常会使他比快乐真的来到时感到更深切的满足。假设这是一种细腻的快乐那就更应该如此了，而他能够享受到的欢乐更多的是细腻的。假若他那天晚上把时间掌握得很是合适，能与那位首席女演员的舞台监督合上拍的话，也就是说，当女演员一边慢慢地唱着：“他是爱我的——他是不爱我的——他是爱我的！”一边抛撒着雏菊花瓣，其暗示像露水般清澈——果真如此，他进音乐院的时机就再美妙不过了。

当然，她使用的是意大利的语言唱“爱我”，但不是“他爱我”，因为音乐界那不容改变、不容怀疑的法则要求，由瑞典艺术家演唱的法国歌剧的德语文本一定要翻译成意大利语，好方便那些母语是英语的观众能够理解得更透彻。对纽兰·阿切尔来讲，觉得和他生活中遵循的所有其他惯例一样理所当然：就好像存在他生活中一切理所当然的老套的规矩一模一样，其中就包括每天要用两把不同的刷子来梳头发，刷子背面是使用银质的，还有使用蓝色珐琅裱在上面的姓名首字母；还有每次出席大型或者重要的社交场合一定要在纽扣洞里插一朵花（最好是栀子花），这才能够达到出席的标准。

“爱我——不爱我——”女主角继续唱着，她以赢得爱情后的最后爆发力唱出“爱我”，在这个时候，她早已经捏得粉碎的野菊花紧紧地贴在嘴唇上吻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抬起来盯着不是很高大的浮士德——演员卡波尔精通世俗人情的棕褐色面孔，他穿一件紫色的丝绒紧身上衣，戴一顶鼓囊囊的便帽，正徒劳地装出与那位天真的受害者一样纯洁真诚的表情。

纽兰·阿切尔十分随意地直接倚在包厢里的后壁上，目光从舞台上移开，扫视着剧场对面。他的对面就是曼森·明戈特老夫人的包厢，可怕的肥胖病早已使她无法来听歌剧，不过在有社交活动的晚上，她总是由家庭的某些年轻成员代表出席。那天晚上，坐在包厢前面位置的就是她的儿媳妇洛弗尔·明戈特夫人还有老夫人的女儿韦兰夫人，坐在这两位身着锦缎的妇人身后的是一位穿白衣的年轻姑娘，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对舞台恋人。当尼尔森夫人深情地宣读着“他爱我”那种声音一直回荡在鸦雀无声的大厅里的时候（每次唱到野菊花一曲的时候，包厢里的观众就立刻停止了多余的讨论），一片潮红泛起在姑娘的面颊，从额头涌向她美丽发辫的根际，漫过她那青春的胸部斜面，直至系着一朵栀

子花的薄纱领的领线。她的眼睛向下低垂着，望着放在腿上的一束铃兰花。纽兰·阿切尔看得到她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指温柔地爱抚着铃兰花。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之后目光又再一次返回到舞台之上。

布景的制作是不惜工本的，连熟悉巴黎和维也纳歌剧院的人也承认布景很美。前台全部及到边角的地方都铺满了一层鲜艳的绿色的幕布。中景的底层是若干覆盖着毛茸茸绿色地衣的对称小丘，与槌球游戏的拱门邻接，上面的灌木从形状像橘子树，但在树杈上负责点缀的却是一些红色的玫瑰。比这些玫瑰更大的紫罗兰，颇似教区女居民为牧师制作的花形笔擦，从玫瑰树底下的绿苔中拔地而起。枝繁叶茂的玫瑰树上零零星星地接种了野菊花，这代表着卢瑟·伯班克^[1]先生远远的奇特的观点。

在这座魔幻般的花园中心，尼尔森夫人身穿镶淡蓝色缎子切口的白色开司米外衣，一个网状手提包吊在蓝腰带上晃来晃去，一条宽大的黄色织带精心地排列在她那件细棉紧身胸衣的两侧。她眼睛下垂用心倾听卡波尔先生带着无限热情的爱的宣言。每次当他使用言语或者是眼神诱导性地暗示着指舞台右侧最显而易见突出来的一座砖房的一层窗户的时候，她都装出一副对他的意图毫不理解的天真的样子。

“亲爱的。”纽兰·阿切尔在心中不停地唤道，他的目光迅速回到那位手持铃兰的年轻姑娘身上。她还不能够猜出这所有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注视着她全神贯注的稚嫩面庞，心中不由得涌出一阵拥有者的激动，其中有对自己萌动的丈夫气概的自豪，也有对她那深不可测的纯洁的温馨敬意。

“我们之后会在意大利湖畔一起读着《浮士德》……”他心想，迷迷糊糊地把自己设计的蜜月场面与文学名著搅在一起，而对新婚的深爱的妻子讲释文学作品那一定会是他作为她专属男人的一项权利。一直等到听歌剧的那天下午的时候，梅·韦兰才让他猜中她“愿意”（纽约少女同意男方求爱的时候使用的最圣洁真诚的词语）。而他的想象却早已跃过了订婚戒指、订婚之吻以及走出卢亨格林教堂的婚礼行列，勾画起古老欧洲某个令人心醉的场景中她偎依在他身旁的情景了。

他一定不会希望未来的纽兰·阿切尔夫人是一个没有什么智慧思考简单的女子。他要让她（由于他朝夕相伴的启蒙）养成一种圆通的社交能力，随机应变的口才，能与“年青一代”那些最有名气的已婚女子平起

[1] 卢瑟·伯班克（1849—1926），美国植物育种家。

平坐。在那些妇女中，能够得到男人的目光，有时可以嬉皮笑脸地回绝对方，这俨然已经成为被大众所接受的现象。假如他早一些对他的虚荣心进行深入的探索（有时候他几乎已经做到了），他可能早已发现那儿有个深藏在心底的愿望：希望妻子跟曾经让他十分迷恋，但是却带给他无边无际痛苦的那位已经结过婚的女人一样能够深知人情世故，十分急切地想要讨好他。那些太太的妩媚曾使他心醉神迷，让他度过了两个稍显焦虑的年头——当然，他没有显示出一点脆弱的影子，尽管那险些毁了他这位不幸者的终生，并且整整一个冬天打乱了他的计划。

有关于这火与冰的奇迹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并且能够在严酷的世界上得到很好的维持的问题，纽兰·阿切尔却从来不想花费一些无聊的时间去想。他只是满足于不加分析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知道这也是所有那些精心梳了头发、穿白背心、扣洞里别鲜花的绅士的观点。他们穿着得体，外套里还套着白色背心，纽扣孔还一定要插着一朵花，对着他友善地打着招呼，高高地举着看歌剧时才会用到的望远镜，用挑剔的眼光观察着这一制度所创造出的那群女士。在智力与艺术方面，纽兰·阿切尔觉得自己比老纽约上流阶层这些精选的标本明显要高一筹：他比这帮人中任何一位大概都要博学，勤思考，并且也见识得多。分开来看他们每个人都显示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却代表“纽约”。男性团结这一习惯性的动作使他接受他们所定论的有关道德方面的准则，他本能地感到，在这方面他若一个人标新立异，就一定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且也很不得体。

“啊，我简直不能够相信！”劳伦斯·莱弗茨叫道，突然把他的小望远镜从舞台的方向移开。就总体而言，莱弗茨在纽约是“外表”问题上最出色的权威者。他研究这个复杂而诱人的问题花费的时间大概比任何人都多，但就只是研究这些还不能够代表他在这一方面是最出色的。人们只需看他一眼——从光秃秃的前额斜面与华丽的金黄胡髭的曲线，到那瘦削优雅的身体另一端穿漆皮鞋的长脚——便会觉得他对“外表”的了解一定是带有一些天生的因素，因为这个人能够了解怎么才能够随随便便就可以穿戴最佳的着装，并能做到举止优雅、谈吐得当，而又不失典雅的风度。正如一位年轻崇拜者有一次谈起他时所说的：“假如有谁能告诉你什么时间打黑领带配晚礼服恰到好处，哪个时间是不可以的，这人一定就是劳伦斯·莱弗茨。有关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穿着一些没有鞋带浅色的皮鞋或者是什么时候穿着带着鞋带的漆皮的皮鞋，他的权威还从来就没有被人质疑过。”

“我简直不能够相信这一点！”说完默默地将望远镜递给了老西勒

顿·杰克逊。

纽兰·阿切尔跟随着莱弗茨的视线，惊讶地发现他的感叹是因为一个陌生的身影进入明戈特太太的包厢而引起的。她身材瘦小，比梅·韦兰还要低一点，棕色的头发在鬓角处变成浓密的发髻，用一条钻石窄带固定住，这种头发装饰在当时叫作“约瑟芬型”，这一联想在她那件深蓝色丝绒晚礼服的款式上得到了印证，那礼服用一条带老式大扣子的腰带在她胸下十分夸张地挽住。穿着这么一身与众不同的衣服的女人好像并没有感觉到其他人对她的注意，她就那样直接站在包厢中间的位置，与韦兰夫人谈论着占据后者前面的位置右首座位是不是合适，一番推辞谦让之后，接着便莞尔听命，与坐在对面角落里的韦兰夫人的嫂嫂洛弗尔·明戈特太太在同一排就座。

就在西勒顿·杰克逊将那个专用的望远镜还给劳伦斯·莱弗茨的时候，全俱乐部的人都本能地转过脸，等着听这位老者开讲。因为就好像劳伦斯·莱弗茨是“外表”问题的专家那个样子一样，杰克逊老先生就是有关“家族”问题的最具权威的专家。他了解纽约那些堂表亲戚关系的所有支派，不光能够说清楚诸如明戈特家族(通过索利家族)与南卡罗来纳州达拉斯家族之间的关系，还有费城的索利家族中更加具有历史的分支血脉，还有奥尔巴尼市的奇弗斯家人之间的关系(绝对不可能跟大学街的曼森·奇弗斯家人混淆了)。而且他还能列举每个家族的主要特点，比如说，莱弗茨家族之中(一直居住在长岛上的莱弗茨家人)青年一代的人是那么的小气吝啬，或者拉什沃斯家族有那么一种很容易选错婚姻的倾向，或者奥尔巴尼的奇弗斯家族的第二代精神都不是很正常的样子，以至他们纽约的表兄妹一直拒绝与之通婚——但是除了可怜的梅多拉·曼森是个不幸的例外，她——众所周知——她的母亲本来就是拉什沃斯家的人。

除了复杂交错的家谱之外，西勒顿·杰克逊在凹陷狭窄的两鬓之间、柔软浓密的银发下面，还保存着一直是集结在纽约社会平静表层底下的将近五十年间多数丑闻与秘史的记录。他的消息储存量可以说是大得惊人，而他的记忆力也让人敬佩万分。据说只有他能够说得清楚银行家朱利叶斯·博福特出生的秘密，还有老曼森·明戈特太太的父亲到底现在在什么地方，结局是什么情况。老夫人的父亲鲍勃·斯派塞长得可以说是一表人才，但是在结婚一年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了(而且是带着一笔董事会巨额款项)，那天又刚好赶上一位富有魅力的西班牙舞女在纽约曼哈顿最南边一公园的老剧院里表演之后就消失的时间。不过这些秘闻——还有很多其他的——都老老实实在杰克逊先生心

中，正是有这种极其强烈的荣誉感让他不会随随便便就告诉其他相关人士他所知道的秘密，而且他十分清楚，谨慎周到的声名会给他更多的机会，好让他能够了解到更多事情的真相。

所以，当西勒顿·杰克逊把那个专属的望远镜直接递回给了劳伦斯·莱弗茨的时候，俱乐部包厢的人都带着明显的悬念等待着。他用布满老筋的眼睑下那双朦胧的蓝眼睛默默地审视那些都在等着听秘闻的人。之后，他好像很有负担地捻了一下胡须，也就只说了那么一句话：“真是没有料到明戈特家的人会摆出这种架势。”

第二章

在这一段小小的插曲之中，纽兰·阿切尔被卷入了一种奇怪的令人难堪的境地。

能够得到纽约男士十分欣赏的目光的不是其他的人，正是他的未婚妻，坐在她身边的正是母亲大人还有舅妈。他一时竟认不出那位穿着法国30年代服装的女士，也想象不出她的出现为什么会在俱乐部会员中引起如此的兴奋。不一会儿之后，他就大概了解了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之后心头就涌上一股难以言明的怒火。

确实，没有人会想到明戈特家的人会摆出这种架势，但是他们真的就那么做了，这点毋庸置疑。从他身后传来的悄悄话就很清楚地告诉他，那位年轻美丽的女子就是梅·韦兰的表姐。

他的家人每次说到她的时候总是称她为“可怜的埃伦·奥兰斯卡”。纽兰·阿切尔知道她一两天前突然从欧洲回来了，甚至还听韦兰小姐（也不是不满意的那种语气）说过，她早就去探望过可怜的埃伦了。纽兰·阿切尔很欣赏家族之间团结一致的行为，他最崇拜的明戈特家族的品德之一，就是他们对家族中出的几个败家子也一定会采取保护的态度。纽兰·阿切尔的内急既不是自私，也没有什么偏见，他未来的妻子并没有局限于那些假惺惺做作的环境氛围之中，能（私下）善待她不幸的表姐，他还为此感到高兴。但是，在家族圈内能够容纳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就完全是两码事了，而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她抛头露面则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这个地方是高雅的歌剧院，跟在几周之后就能够正式宣称为他的未婚妻一起坐在一个包厢之中。是的，他的感觉与老西勒顿·杰克逊一样：他没想到明戈特家的人居然能够摆出这种架势！当然，他知道只要是男人敢于尝试的事情（在第五大道行程范围内），作为家中权力最大的长者老曼森·明戈特太太这位女族长都能够干得出来。他一向崇拜这位高大刚毅的老夫人，尽管她原来不过是斯塔腾岛的斯派塞家（结婚之前她的名字叫作凯瑟琳）的人，又有一个莫名其妙丢失了所有信誉的父亲，那件事无论金钱还是地位都很难从人们的记忆之中抹去。不过她嫁给了明戈特家族中家境殷实的一个支脉，并在家族之间建立了联盟的

关系。在那之后，把女儿之中的两位嫁给了“外国人”（一位是来自意大利的侯爵，另一位则是来自英国的银行家）。而且她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举动就是在中央公园附近无法插足的荒地里建了一所乳白色石头大宅院（正值棕色沙石仿佛像下午的长礼服那样清一色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情，她的所有行为可以说达到了一定的高峰。

明戈特老夫人的外国女儿已经变成传说一样的东西。她们也一直都是没有回到家乡看望她们的母亲。母亲依恋故土而且身体已经胖到了一定的程度，像许多思想活跃意志专横的人那样，一直达观地留在家中，而那幢乳白色的房子（根据传言真是根据巴黎贵族居住的私人旅馆为模板的）就变成了她非同一般胆量的证明。

她住在那个地方，就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四周全部都是革命之前的家具，还有从路易·拿破仑的杜伊勒利宫拿来的纪念品（中年的时候，她曾经一度在那里辉煌不已），她的生活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仿佛住在第三十四街以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说用开得像门一样大的法式窗户代替推拉式吊窗丝毫不足为怪似的。

所有人（包括西勒顿·杰克逊先生）都觉得凯瑟琳一直都不算是很漂亮的一个，而在纽约人眼中，美貌是成功的保证，也可作为某些失败的借口。尖酸刻薄的人们总是说，就像跟她拥有一样名字的女王^[1]一样，她获得成功靠的是意志力量与冷酷心肠，还带着一种总是目中无人蛮横无理地干着一些事情，不过这一品质因为她的私生活根本就没有让什么人指责的原因。丈夫曼森·明戈特先生去世的时候她只有二十八岁。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对斯派塞家人是如此的不信任因而产生了一种一定要小心谨慎把钱抓得死死的感觉，不过他死后留下来的年轻寡妇缺什么都不害怕依旧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拘无束地混迹在外国的社交界，把女儿许配给了腐败的上流社会的人，与公爵大使们开怀畅饮，与教皇政治家亲密交往，款待歌剧演员，并做了芭蕾名门之后塔戈里奥尼夫人的密友。与此同时（正如西勒顿·杰克逊首先宣布的），关于她的声名却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杰克逊先生一直说，在这个因素上，明戈特夫人和他之前提到过的与她同名的女皇是截然不同的。

曼森·明戈特夫人早已解冻了丈夫的财产，并殷殷实实在地活了半个世纪，但是早期经历的困难艰苦让她一直保持着勤俭节约的品质。尽管她在想要购置一件衣服或者是买一件家具的时候，她的选择一定是最棒的，但却舍不得为餐桌上瞬间的享乐过多破费。所以，由于完全不同的

[1] 指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王后。

原因，她的饭菜跟阿切尔太太家一样是糟糕透了，而她家的酒也是糟糕透了。她的亲戚们在餐桌上的节省就是对于明戈特家的声誉的损害，因为明戈特的姓氏一直都是和享受挂着钩的。然而人们还是不顾那些“拼盘”与走味的香槟，继续到她家去。针对她儿子洛弗尔的劝告（洛弗尔想要利用邀请纽约市最好的厨师到家里来这个办法挽回家族的声誉），她常常笑着说：“既然姑娘们都嫁出去了，就不会如此莽撞没有礼貌了，我又不能用调味品，家里雇用两个技艺一流的厨师有什么用呢？”

纽兰·阿切尔一面沉思着这些事情，一面将眼光投向了明戈特包厢。他看到韦兰夫人还有她的嫂子以明戈特家特有的泰然的方式面对面地围坐在一起进行某些话题的讨论。这种冷静、泰然处之的态度是家族中老凯瑟琳亲手制造并培养起来的。只有梅·韦兰面色绯红（也许由于知道他在看她），不自主地流露出事态严峻的意味。不过要提到造成这种局面的人来说，她依然优雅地坐在包厢角落里，两眼凝视着舞台，身体稍稍地向前倾着，所暴露出来的双肩和前胸的部分要比纽约惯例上的多，可能只是一点吧，至少在那些有理由希望不引起注意的女士中间是这么一回事。

在纽兰·阿切尔的观念之中，很少有什么事比与“品位”相悖更难堪的，而“形式”就只是“品位”神奇的威力可见代表还有奥兰斯卡夫人苍白而严肃的面孔。按他的想象是适合于这种场合及她的不幸处境的，这就难免会让他产生同情之心。不过，她的晚礼服（不带领结）居然直接从她瘦小的肩膀上滑落了下来，这就足够让他万分惊讶并隐约感到一种不安。他不愿想象梅·韦兰受到一个如此不顾品位和情趣的年轻女子的影响。

“到底，”他就听见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说话（歌剧上演到恶魔——马撒这些剧目的时候，大家从头到尾都在交谈），“发生了什么事？”

“嗯，她是离开她的丈夫出走的，根据我所知道的，她对两者都不惜任何代价。”

“她的丈夫简直就是一个恶魔，难道不是吗？”那年轻人又接着发问，他是索利家族中一位直率的人，显然准备加入那位女士的护花使者之列。

“一个糟糕透了的家伙，我曾经在尼斯见过，也稍微了解他。”劳伦斯·莱弗茨用专家一样的口吻自信地说道。“他喝得半醉，苍白的面孔上露出讥笑——但脑袋倒很漂亮，不过眼睫毛太多。也可以这么说吧，除了收藏瓷器这个爱好，他整天就知道和一些风尘女子混在一起，

据我所知，他对两者都不惜任何代价。”大家听到这儿都一起笑了。

也就只有那年轻人说：“之后的情况呢？”

“哦，可是，她跟他的秘书逃跑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护花使者的面孔沉了下来。

“但是这种事情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我听说她几个月后就独自住在威尼斯，我相信洛弗尔·明戈特那次出国是去找她的。据他说，她的生活很糟糕，这点可以理解，现在都已经没什么大事情了——不过她在歌剧院里这样炫耀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能吧，”年轻的索利十分大胆地说，“她是那么的不行，当然不会想着一个人被晾在家里。”

这句话一说出来就立即引起了一群不怀好意的嘲笑声，年轻人脸色深红，竭力装出是想巧妙使用聪明人所说的“双关语”的样子。

“唉，真是莫名其妙，居然会把韦兰小姐也带到这种地方来。”有人一面悄悄地说，一面斜视了纽兰·阿切尔一眼。

“噢，这肯定是一个计划了很久的事，一定就是老祖宗的命令，没有错。”莱弗茨笑道，“一旦老夫人要干一件事，总要干得完全彻底。”

歌剧的一幕正要结束的时候，包厢里的氛围一下子就变得欢快起来。纽兰·阿切尔突然感到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他非常希望能够成为第一位走进明戈特夫人包厢的男士，并对他们宣告梅·韦兰的订婚消息，和她站在一条战线上，第一个去帮助她渡过因表姐的异常处境可能使她卷入的任何困难。此时此刻冲动的念头远远超过了他的谨慎小心还有犹豫不决的心情。促使他匆匆穿过一节节红色走廊，向剧院较远的一端走去。

正当他走进包厢的时候，他的眼睛遇到了韦兰小姐的目光，而且他发现她立即明白了他的来意。不过，被他们看作最重要的品德的家族尊严让她压根儿就不会想要告诉他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在他们的世界之中，人们的生活到处都是一些晦涩难懂的暗示还有敏感的氛围。年轻人感觉到，他与她不用说一句话就能够做到彼此心有灵犀，这应该比任何理由能够让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上一层楼。她的眼睛在说：“你明白妈妈为什么带我来了。”而他的眼神却告诉说：“无论如何我都不肯让你离开这儿。”

“你知道我的侄女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吗？”韦兰太太与她未来的女婿握手时问道。纽兰·阿切尔轻轻点头表示认可，但是却没有伸过去手，这也是那个时候介绍认识一个女士的习俗。埃伦·奥兰斯卡也轻轻地点了点头，两只戴浅色手套的手继续握着那把大鹰毛扇子。洛弗

尔·明戈特夫人肥肥的硕大的身上穿着一件哗哗作响的缎裙。纽兰·阿切尔向她问候过之后就坐到了他未来妻子的身边，小声说道：“我希望你已经告诉奥兰斯卡夫人我们订婚了，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我要你允许我今晚在舞会上宣布。”

韦兰小姐的脸忽然变红了，就像是那种粉红的玫瑰一样，她两眼发光地看着他。“但前提是你必须能够说服我的母亲。”她说。“但是，已经定了的事，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呢？”他默不作声，但是眼神却已经告诉了她答案。她信心更足地笑着补充说：“你自己告诉我表姐吧，我允许你。她说你们小的时候经常一起玩耍。”

她把自己的椅子轻轻地往后推了一推，为纽兰·阿切尔让出了一片位置。纽兰·阿切尔怀着一种让全场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干什么的愿望，立刻示威性地坐到了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身边。

“我们小的时候确实是在一起玩耍过，难道不是吗？”她一面问，一面用严肃的目光看着他的眼睛。“你那时是个很讨厌的男孩，我记得曾经就有那么一次你突然从门后跳了出来亲了我一下，但是你的堂兄弟范德·阿切尔从来不看我一眼，要知道当时我可是深爱着他的啊。”

她目光扫描了一下排列成为马鞍形状的包厢。“啊，这场面多让我回想起过去的一切啊——我发现这里人人都穿灯笼裤或宽松裤。”她的英语之中夹杂着一种异国的情调。说完之后，她立即回头看了他一眼。

尽管这番话表达的感情是很让人高兴的，她的眼神是那么的和蔼可亲，却竟然使他想到了威严的法庭，这完全不相干的联想令年轻人感到震惊，就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正面临着这一法庭的审问与判决。没有赶上时候的直接与草率，再也不会比这更糟糕的品位了。所以，他有点生硬地回答说：“是啊，你可是离开这个地方很长时间了。”

“噢，就好像过了好几百年，多么漫长的时间啊！”她说道，“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活在世上的人，被埋掉了，而这方亲切的故土就是天堂。”

纽兰·阿切尔也说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缘故，只觉得这样形容纽约社会变得更加的不顾礼节了。